



籽涵/著
ZI LIAN WORKS

杨梅酱 女西

为得到神功秘籍，



我以皇妃的身份，
代表黄瓜酱，苦瓜酱，西瓜酱，
还有杨杨杨……杨梅酱
消灭你哟！



一个是对女人过敏的 一个是胸无大志的
高冷大皇子 蠢萌傻白甜

为了世界和平你们还是不要再翻白眼了！



最笑料百出
妖里妖气的
后宫趣史

看草根皇后
如何一步一步
偷住帝王心

籽浚/著
ZI LIAN WORKS

杨梅女 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杨梅女酱 / 籽澈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869-6

I. ①杨… II. ①籽…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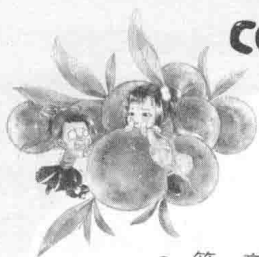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9917 号

书 名	杨梅女酱
作 者	籽澈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喻 戎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装 帧 设 计	赵苏楠
封面 设 计	周 丽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 年 04 月第 1 版, 2016 年 0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869-6
定 价	24.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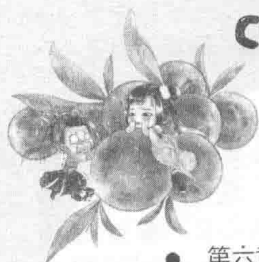
CONTENTS



- 第一章
龙门镇中神秘人 / 001
- 第二章
全球速递圣旨到 / 030
- 第三章
殿下，雇主，傻傻分不清楚 / 072
- 第四章
初见他的眼 / 090
- 第五章
殿下开路，殿下掩护 / 116

目录

CONTENTS



- 第六章
我们家殿下只许看不许摸 / 161
- 第七章
将军威武，智商偏低 / 184
- 第八章
中将军专业修理各种掉链子 / 198
- 第九章
有人在动怒，有人在动心 / 208
- 第十章
让我爱你，江山为聘礼 / 227

第一章

龙门镇中神秘人

两个月前，龙门镇。

佟三娘笑容可掬，抱着一大堆男子的衣裳站在试衣间外，冲里头试衣裳的客人说道：“夜雪妹子可是咱们龙门镇的一枝花儿，穿什么衣裳都好看，不穿，更好看！”

“瞎说！”门砰的一声被端开，一个俊秀的少年从里走出，只是那眉宇之间的桀骜狂妄与男子略有不同。

“怎么样，够不够清爽？”

“呀呀呀，清爽，清爽！”这是佟三娘店里的常客，每个月都会上这儿来买一套男装，但她从来不给钱。

佟三娘在龙门镇开连锁黑店二三十载，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强有力的对手！

佟三娘观察着眼前这个漂亮女娃的表情，一边帮她整理衣衫不敢怠慢，多年的黑店生涯让她忍不住八卦起来：“也有八年了吧？呵呵，夜雪妹子每个月都会到镇南去给神秘人送杨梅酱，可有见过……他长啥样儿？”

女孩对她的问题显然不感兴趣：“就这件啦！”

又是砰的一声响，黑店门口的招牌和大地来了个热烈亲吻。

“银子等我卖完杨梅酱就给你送过来！”

佟三娘望着迅速消失不见的女子，恨恨地说：“浑蛋！黑吃黑上瘾了还！”眼前突然出现漂亮女娃的脸，她顿时三魂吓没了二魂，“你……你不是走了吗？”

“嘻嘻，刚忘记告诉您，我还从你店里顺了双靴。”女孩笑眯了眼，拎着白色长靴在三娘面前晃了晃，“谢啦！”说罢，她咻的一下不见了人影。

“拓……跋……夜……雪！”佟三娘双手叉腰，指着漂亮女娃消失的方向大骂，“不就是仗着你爹是开武馆的吗？能打了不起呀？从小练武了不起呀？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我是吃什么长大的！……”

黑店小二对老板娘每月一次的咆哮习以为常，他们老板娘天不怕地不怕，在这座龙门镇开黑店历史悠久，名声在外，被她坑过的人可绕龙门镇两圈。

可自打八年前被那个卖杨梅酱的拓跋夜雪骑在头顶揪光了假眉毛之后，佟三娘终于就有怕的人了。

佟三娘忍无可忍，望着南边那座青山咬牙切齿：“所谓一山更比一山高，你拓跋夜雪再厉害，也不敌那位神秘人可怕，咱们走着瞧！”

安静的宅子里头传来鸟叫声，在这样一座普通的小镇，很难想象会有这种被护院把守得密不透风的地方。

护院个个高头大马，眼神戒备，背上还背着大刀，阳光下刀光剑影，大热的天却激起阵阵寒意，是为解暑宝地。

大门被打开，一位老者从中走出，看到拓跋夜雪时面露微笑，热情招呼：“夜雪姑娘来啦！”他的态度和周围冷漠的守卫形成鲜明对比，“快快请进，我家爷已经等候多时，您要再不来可就误了服药的时辰了！”

拓跋夜雪俏皮地眨了眨大而明亮的眼睛，冲管家挥挥手：“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这几年多亏了夜雪姑娘，我怎能不信您，只是……”管家指了指她的长发。

“咋啦？”

“您忘了束发。”

夜雪一愣，随即一拍脑门儿：“对呀！就说忘了点什么事，打劫黑店太爽了，一时大意，嘻嘻，我这就绑好。”

她做梦都不会忘记这家的爷是个变态。他有严重的洁癖，每个月给他送杨梅酱之前她都要先去佟三娘那儿弄件新衣裳，否则……就会像三年前的某次那样，她刚练完武没来得及洗澡换衣服就跑来，结果被那人的掌风活生生

给震飞了。

想她拓跋夜雪从一出生就在马背上滚动，能骑善射，黑店三娘的武功在这龙门镇可是数一数二的，已是身手不凡，她能治得了三娘，武功自然也不在话下，可这家主人却能一掌拍飞她……光想想就是一把辛酸泪，往事不堪回首，不提也罢！不提也罢！

她深吸了口气，放下包装严实的杨梅酱，取出特制的汤勺，庄重肃穆地敲开了那扇神秘的门。

“嘿，夜雪……接住毛巾。”开门的是这家主人的随从，叫阿离，几年前夜雪第一次过来送杨梅酱的时候他还没她高，时过境迁，不知不觉这小子已经高出她一个头来。

夜雪接过毛巾擦了擦头上的汗，这小子刚才差点错口叫她姐，还好这个点他家爷在午睡，呼，虚惊一场！

这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女的，除了里头那个不知道多大岁数的“爷”。

她无聊的时候会打比方，如果被那变态的老头子发现她是女人，会不会一掌拍死她？为此她时常被噩梦惊醒。

老爹看戏似的站在床头看着满头大汗的她，然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终于也有压得住你拓跋夜雪的人啦！”

夜雪打了个冷战，这个笑话太冷。

瞥了眼一旁的少年，她旁敲侧击地问道：“阿离老弟这回打算住几天？”她拧开杨梅酱的盖子，把酱料倒进阿离拿来的专用玉器里，再把爹爹特制的一次性勺子摆在托盘上，她的动作娴熟，一气呵成，因为这活儿她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阿离是个腼腆的少年，看夜雪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脸红：“爷的眼睛正在恢复期，京城人多车多，风景不比乡下，我们这次打算多住些时日。”说到这里，阿离突然脸色一变，“糟了！给爷准备的热敷药忘了交代他们火候。”说罢，他不等夜雪说话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夜雪无奈地耸耸肩，这“骚年”还是一如既往地“二”。

独自站在这里，她没来由地有点儿心慌，脊背一阵阵发凉。

里间传来木棍敲击桌角的声音，她听过几次，过去阿离只要听到这声音

就会把桌上的汤药和杨梅酱一块儿送进去。

她犹豫着要不要把汤药送进去，府上的人提起这爷就一脸庄重，这位老爷爷一定极其凶残，稍有不慎他老人家还不把她拍死？

可是如果不送，老爷爷年纪大了，万一没吃上药死翘翘了，那她上哪儿找这么个高价买她杨梅酱的雇主？

不容多想，她端起托盘，第一次走进曾经无数次偷窥的神秘里间。

里间的摆设很简单，除了一张雕花大床，就只有面前这张不大的案几。周围灯火通明，给个瞎子点这么多灯，真是浪费可耻，拓跋夜雪暗自腹诽。

“你不是阿离。”身后突然响起一道年轻的声音。虽然极为动听，但语调会不会太冷了点？

拓跋夜雪心头一惊，回头看清来人，见鬼似的抖了几抖，险些打翻手中的药碗。

是一张极为年轻的脸，此人墨发玄衣，鲜红的嘴唇嵌在这样一张略显苍白、精致的面庞上，灯火下显得格外妖冶。

眼前的人双眼被白纱布蒙住，是个瞎子，拓跋夜雪很难将这少年与阿离口中的“爷”联想在一起。

捂着疯狂跳动的心，她深吸一口气，要流氓十几年来，第一次被一个身有残疾的男人惊艳到，说出去得多丢她爹的人？她打心底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你是爷的侍郎？”这是夜雪理智地思考了很久的结论。

自古牛掰的人都极度残忍，最是嫉妒别人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他眼睛看不见，枕边人就别想看到。

妖冶的少年似是一怔：“你是何人？”语调冰冷如初，“可知道乱闯此地是死路一条。”后一句话是定论，丝毫没有询问她是否真的知道的意思。

哟哟哟，脾气还挺大，她喜欢！

“你管我是谁呢？”明知他有可能看不见，她还是做足了样子，高傲地扬起下巴望着他，用欠抽的语气说道，“少年，脾气这么差，很容易伤脾肺肾的。年轻人眼睛可以瞎，腿可以断，肾亏就不好啦！”

她就是喜欢挑衅脾气比她更差的人，看着一个个傲慢的家伙被气得方寸大乱甚至跳脚，她就无比地激动！老爹说这恶趣味是随了她娘。

但是她刚才一时大意忘了他是个瞎子，好像伤了人家的自尊。

即使有纱布遮着，拓跋夜雪也能感受到那双眼睛里杀气腾腾的火焰。换作别人可能会被吓一跳，但是她是谁呀？

龙门第一武馆的老板兼总教头是她老爹，镇守边界的怀远大将军是她爹拜过把子的好兄弟，而她这个在战乱中出生的孩子，自小练就了一身武艺，马上功夫出神入化！

她会怕他这个妖孽小白脸？别开玩笑。

“那啥，我刚才不是故意说你瞎的……”

“我再问一遍，你是什么人？”

没想到这妖孽长得妖里妖气，脾气倒是个纯爷们儿，有点儿意思……

毫无防备之下，妖孽突然出手，她虽身手敏捷，却还是没来得及躲开。

“哎，我说你……你出手要不要这么重？”夜雪捂着胸口，只觉得胸腔里一股热液即将喷出，下一秒，只听她“噗”的一声，一口老血就这么被捶了出来……

又被“袭胸”了！

拓跋夜雪指着玄衣少年：“算……你……狠……”然后选了个舒适的地方就倒了下去。

她的功夫何时这般不济，连个男宠都打不过了？

妖孽拍出一掌后脸色就已经变了，收回手后更是面色苍白，背过身去冷声命令：“出去。”他的语气虽寒，但听上去明显少了几分底气。

啥玩意儿？她黑吃黑也不是一两次了，还是头一回遇到打了人不赔医疗费就轰人的事情！

“我今儿还就不走了！”拓跋夜雪摆出个“大”字横躺在雕花大床上，不怕死地继续挑衅，“有本事你就再打我一拳头，打死我，看谁以后来给你家爷送杨梅酱！”

那妖孽又是一怔，别看他面无表情，其实八成已经猜到她的身份了。

早几年就听管家说，他们家爷服药后一日不吃她家的杨梅酱就无法进食，作为主人的男宠，总不敢得罪主人的“衣食父母”吧？她得意地笑。

妖孽像是刚从那一掌中回神：“你竟是个女人。”

“女人怎么啦？！”糟糕！

妖孽脸色仍是苍白的，但他突然笑得格外动人，那幅度不大的勾唇一笑闪瞎人眼，而他正一步步朝她走来。

拓跋夜雪心中大喊不妙，第一反应是：发现她是个女的，这家伙一定会去告状，她会被爷拍死的！

夜雪不敢再耍无赖，捂着疼痛的胸口爬起来，讨好地将一只手搭上他的肩头，还未搭稳当就被他一个擒拿手制住，她重心不稳，一下子倒在床上，还被妖孽压了个正着。

好地方，好位置，好姿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谈判的好时机，夜雪一个反扑骑在妖孽身上：“别动！咱们好好聊聊。”

那日她眼神诚恳，语气温和，连她自己都快被感动了，可那妖孽竟然不买账，还……往事不提也罢……

事情已经过去两个月了，这件事情成了夜雪的心头刺。今儿是初八，老爹一早就敲了她的门，拿来包装好的杨梅酱让她给爷送去。

爷……爷个屁！那个死妖孽小白脸，她这一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他！

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一次次地把她从美梦中惊醒的恶魔居然就是那只妖孽！

那天阿离出现在里屋，看到床上的他们，那双可爱的小眼珠子几乎要掉出来，他呆呆地望着他们没有一刻也有大半刻时间，最后发出让她心碎的声音：“姐……爷……”

床上被她压着讲了大半天道理的妖孽是他们家爷！

那天她离开房间的时候，十几个大夫连滚带爬地冲了进去，经过将近一个时辰的时间，终于把呼吸不畅的妖孽抢救回来。

她就不懂了，她只是不小心碰了他的嘴那么一下下，他犯得着呼吸困难危在旦夕吗？她又不是巨无霸丑女！

……难道她真的很丑，所有夸她漂亮的人内心其实都是怕被她揍？

“爹，我去不了。”杨梅酱被搁在桌上，拓跋夜雪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以后也不去，这单生意我不接了。”

“你再说不去！”

拓跋夜雪的老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拓跋加酱，正因为他这加量不加价的好名字，他们家杨梅酱的生意比武馆的生意好多了。

“不去。”

“你……你再说一遍！”

“不去！”

还真说？“你……到底去不去？”

“不……”随着夜雪霸气拒绝的声音，两条恶狗被牵进屋里，冲她更加霸气地吠了两声。

盯着“狗视眈眈”的恶狗，夜雪大气也不敢出一声，铆足劲儿，抱起杨梅酱撒腿跑出屋子。

凄惨的声音在武馆外响起：“今儿这么快就放大招，爹，你太不厚道了……”

不错，这世上没有拓跋夜雪怕的人，她只怕狗。

她是一朝被狗咬，十年怕……算了，不太押韵。

夜雪抱着杨梅酱盒子以每秒钟一步的速度缓慢挪动，倒不是她有多怕再见到那妖孽，实在是那日他要死要活的太伤她自尊！

龙门镇是大梁与齐国的交界地，此处以连锁黑店兴旺闻名江湖，街道两旁干着黑白生意的店家都认得夜雪，难得见她露出失魂落魄的样子，个个跟见了鬼似的。

“老大！”几个痞里痞气的少年突然跳出来，吓了她一大跳。

“怎么的，你们几个皮又痒痒了是不？”这些都是夜雪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儿，专治打家劫舍十恶不赦的黑店老板，哥儿几个的名字在龙门镇让黑心商人闻风丧胆。

“哪能呀！咱哥几个在老大您的带领下，热烈响应打倒黑商的光荣事业，这些天都忙得不知道皮痒啦！”

夜雪没什么兴致，找了个角落蹲着，随口问了句：“都忙什么了？”

起先吊儿郎当的一哥们儿收起玩闹的表情，在夜雪身边蹲下，压低声音神秘兮兮道：“老大，内部消息，皇子殿下来龙门镇了！”

大梁唯一还活着的皇子，听说他一生下来就被皇帝老儿送去天山，由童

姥亲自照看传授武功，十岁回宫后不慎染病，此后一直没有好转，皇帝老儿已经痛失好几个儿子，他年事已高，唯有严格把关，拼了老命地保护这唯一的接班人。

宫中传言殿下每日要用神汤沐浴，贴身护卫多得数不过来，每日进食的每道菜都由几十个试毒宫人查验，每一盘菜都要经历过五关斩六将式的残酷选拔。

夜雪时常拿着银针研究，照他那么个验毒法，几十个人一人戳两下，那菜早就成四川麻辣烫了，每天吃，皇子殿下不怕上火？

“据我排查，近日龙门镇来了来历不明的人，极有可能是皇子殿下乔装的共有三个人！”

“消息可准确？”

“必须准确！”小弟把这三人的名单呈给夜雪，“请老大过目！”

甄有才，来自西域，职业商人，年龄三十，三围一样……

旁边的画像上是个三十出头、虎背熊腰的胖男人。

不是他！夜雪摇头。

梅梁鑫，来自齐国，职业不详，年龄不详，三围不详……

旁边的画像上是个二十多岁的高瘦男子，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

夜雪翻了个白眼：“全国人民都知道皇子殿下今年二十有二，虽身体患病，但样貌不俗，还跟着天山童姥学了一身的武艺，对敌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这种人眼睛一定很毒，哪能是你说的这两人！啥内部消息你这是？！”

“老大，您见过皇子殿下？”

“没有。”

另一个小弟鄙视地拍了一下刚才说话的那小弟的脑门儿：“你傻呀？皇子殿下十岁的时候到老大她们家武馆住过，长什么样多少也能记个大概，你当老大是你呀，破记性！”

夜雪清了清嗓子，她还真没记住……

那会儿她才七岁，只记得突然来了个长得精雕细琢的男娃在武馆住下，老爹还对他恭敬有加，在她面前狂霸拽的老爹在他跟前，那简直是低三下四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漂亮得让人想咬上一口的小娃娃是大梁皇位的继承人，也是那时候她才知道，老爹已经把那本她垂涎了好几年的祖传神功秘籍送给了他。

老爹说了，东西送出去就没有要回来的道理，她想拿回神功秘籍，除非答应帮他一个小小的忙——帮他送杨梅酱。

也就是从那年开始，夜雪踏上了寻找秘籍之旅，一次次被逼走进镇南那座恐怖的宅子，一送就是八年！

“老大，刚才那两个是个意外！”小弟干笑着挠挠头，掏出压在箱底最后一名“嫌疑人”的档案，“您看这个，这一定是皇子殿下假扮的！”

夜雪打开最后一张调查单：醉洛，来自扬州，二十出头，标准三围，人称洛公子，样貌俊美……

附图是一个堪比洛神的秀雅公子，看上去神情略显严肃，但气质出众，很有皇室中人的贵气。

“这画像哪儿来的？”

“好看吧？惟妙惟肖吧？”小弟拍着胸脯骄傲地说，“这可是弟弟我花了二两银子，请咱们镇有名的黄画师画的！”

“干得漂亮！”

“嘿嘿，谢老大表扬！”小弟嬉皮笑脸地搓了搓手，“那……那个银子报销不？”

“全报！”夜雪眯了眯眼，阴笑着盯着画像想：一别多年，皇子殿下，我们家那本神功秘籍它还好吗？

“老大，您说，找着皇子殿下，他会把东西还你吗？”

“不还？不还咱就抢！”

“那……那要是抢不过咱要整点儿面粉撒撒不？”

拓跋夜雪揉了揉鼻子，一脸阴险：“对方毕竟是皇子，这不太好吧。”

“出了事哥儿几个兜着，老大爹那头我们替您瞒着！”

“好兄弟！我先去送杨梅酱！”

“……”

人逢喜事精神爽，虽然极不愿意再来这宅子，但一想到送完杨梅酱就能

见到皇子，拿回神功秘籍，夜雪的心情就激动得无法平静。

她哼着小曲儿，一路蹦跳着来到红墙之外。

“大叔，我是夜雪，开门嘞！”

大门很快被打开，管家走出来有些为难道：“夜雪姑娘，我们家爷今儿一早就去镇上的品香楼啦，随身备药的小厮也跟着去了，手头带的酱不多，能否麻烦您把杨梅酱送到那儿去？呵呵，我再额外给您五两银子，您看怎么样？”

五两银子？够他们爷吃大半年的酱了，大户人家的管家出手就是大方呀！

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夜雪爽快地答应了，转身朝镇上走去。

品香楼今日格外热闹，听旁边几个八卦的大妈讨论她才想起，今儿是七月初八，正是齐国公主和来使一同前来大梁献宝的日子。

听说两年前齐国公主第一次来大梁后，回去就密切关注着皇子殿下的婚事，齐国皇帝已经两次主动提出联姻，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据她猜测是皇子身体虚弱不宜洞房，咳咳，总之老皇帝就是没有答应。

夜雪照着老管家给的地址上了二楼，嘴里念叨着：“天字房，天字房在哪边呢……”

“姑娘在找天字房？”身旁有个温和有礼的声音说道，“这是甲字房，前面第一间便是天字房了。”

夜雪回头望着说话的男子，心里瞬间波澜起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此人不正是小弟画像上，皇子殿下的第一嫌疑人，那个叫醉洛的吗？！

啧啧，小样儿，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貌美如花！

对方也正看着她，眼神似有一丝惊艳，察觉到她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他十分不自然地别开脸，又微微点了点头。

大概没被一个女子如此火辣辣地注视过，对方显得越发地不自然，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夜雪正纠结该如何跟他搭讪套近乎，忽然听他十分抱歉地道：“姑娘可

否先让在下进去？”

夜雪这才反应过来，不是人家不走，是她横在门口人家进不去……

“多谢洛公子，呵呵，多谢。”她尴尬地笑着让开道。离开的时候，她眼角的余光不经意瞥见雅间里有个略显熟悉的面孔，快到天字房的时候她才恍然想起，那人不就是刚才看过的画像上，那个叫甄有才的西域商人吗？

醉洛刚到龙门镇，认识的人并不多，他回头看着快步离去的女子，心想：此女是何人？

“来人。”

“属下在！”

“细查刚才那女子的身世。”

“什么人在外面？”问话的是阿离。

毕竟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夜雪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不少。

阿离惊讶地看着她：“夜雪……姐……你怎么……”他的潜台词夜雪懂，大意是：姐呀！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家爷视力和心脏都不太好，求您别再出现了！

听闻阿离的独门功夫五毒用得极好，在他手中丧命的杀手已经数不尽，但是他有个缺点，但凡见着女人靠近他们家爷，他立马就结巴了，特别是那天她和他们家爷在床上，估计把这孩子吓得傻了好几天。

“让她进来。”

夜雪耳尖地听见妖孽的声音，既兴奋好奇又有点胆怯，上一次毕竟让人家犯哮喘了，这回说什么都不能再靠近他。

她走进去了，选了个离妖孽最远的角落，“嘿嘿”干笑着搬过一把椅子，将杨梅酱倒出，再把老爹再三嘱咐一定要保管好的勺子摆好，然后朝阿离投去一个“完成”的眼神，看也不敢多看妖孽一眼就往外走。

雅间里安静得厉害，夜雪也心虚得厉害。大概是太过心虚，转身的时候她一个不小心碰到椅脚。阿离眼疾手快保住了杨梅酱，那把一次性的勺子却不幸地被打碎了。

颇具韧性的木质地板，竟能将瓷制汤勺碰个四分五裂，这下夜雪可算知

道老爹为什么每次都要拿上一把，这玩意儿也忒不耐用了。

不过她现在应该关心的好像不是这个……

妖孽似乎很在意那把被摔坏的“劣质”勺子，当即让阿离关上雅间的大门，又吩咐身后几名打手把守在窗前，下令任何人不得靠近。

夜雪疑惑着，少年颀长的身躯立在她身旁，一袭玄衣层层包裹着他结实的身体，一点也不像久病之人，用玉簪简单绾起的一头墨发，以及两瓣性感妖冶的唇瓣，形成炫目的幻影。

她知道这不是幻影，而且她早就领教过妖孽的杀伤力。抬头望着精致面庞上的白纱布，她不禁好奇，纱布下会是一双怎样的眼睛？

“给我。”傲慢的男人缓缓开口，明明是他看不见在寻求她的帮助，可他的话听上去更像命令。

夜雪惊讶地发现老爹居然在勺子的把手里放了个小东西，她下意识地弯腰捡起。一根细小竹节里似乎藏着密信之类的东西，她正要打开，却被旁边的少年夺走。

这妖孽懂不懂礼貌？！

好奇中的夜雪不爽地反驳：“那是我爹……”

“这是我的，已经付过钱了。”面对完美的理由，她毫无辩驳之力，就像十二年前……

十岁的皇子侵吞七岁小姑娘的东西，拿走她们家祖传的神功秘籍，等她几年后懂事一追问，老爹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他是皇子殿下，天下的东西都是他的。”

他给她那种同样无能为力的错觉，导致她更加不满，对于他的理所当然，她嗤之以鼻，无所谓地道：“你的你的，我只是担心你眼睛看不见，想帮你打开而已。”她拓跋夜雪就是根弹簧，敌不动她不动，敌强她更强！

阿离守在门口，听到夜雪暗示爷是瞎子的时候，额头上已经渗出冷汗。

就在这个时候，窗户“砰”的一声被踹开，几个蒙面人破窗而入，夜雪被身后的人拉了一把，身侧墙壁上随即被钉上一把飞镖。

她还没搞清楚状况，守在窗前的几个看似很厉害的打手已经悄然倒地。

几年前她还调皮那会儿，妖孽府上的打手她都交过手，个个武功高强不